

# 历史的回声

李虎岩

## 目 次

第一章	1
一 庙和文	1
二 狗站	9
三 红摇车	18
四 铜盆碰见铁扫帚的一段往事	24
五 魏泰山八十大寿	30
六 汉语通事张伊凡	36
七 采石场上的沙皇——宪兵少尉黄皮子	45
八 苦难对人是有益的嘛	51
九 魏得材暂时脱离“于人类有益”的采石场	57
十 锅大缸呀补大缸呀	63
十一 埃斯金小传	71
十二 皇太子主持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工典礼	83
第二章	95
一 俄国需要貂皮	95
二 关帝像破裂了	105
三 底舱的笑声	119
四 魏老三和穷女	122
五 署长和通事的对话	131

六	这都是命吗? .....	133
七	母和女的遭遇 .....	138
八	庙儿街的骚动 .....	140
九	将军的训斥 .....	148
第 三 章	.....	152
一	马兰花 .....	152
二	没接到姐夫, 却接到了大外甥 .....	158
三	招工 .....	166
四	齐宗“家史” .....	175
五	终生难忘的印象 .....	180
六	魔鬼倒在神坛上 .....	187
第 四 章	.....	193
一	不驯顺的土地 .....	193
二	六月的大“哈塘” .....	197
三	魏得胜暂时来到“于人类有益”的采石场 .....	205
四	记起了那温柔的眼神和泪光 .....	211
五	为“兹那果姆”的受难 .....	218
六	边陲小镇的变化 .....	226
七	埃斯金的“壁炉前的幻想” .....	230
八	绥芬河奇遇 .....	236
第 五 章	.....	247
一	毒酒里边掺蜂蜜 .....	247
二	赵七板子回乡 .....	257
三	心里积攒下的愤怒太多了 .....	274
四	拉吉舍夫的追随者 .....	279
五	三姓的老艺术家远行 .....	284

六	严冬过早地降临鞑靼海峡·····	289
第 六 章	·····	300
一	大烟炮·····	300
二	人穷不能匍匐在地·····	311
三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317
四	两段插曲,一出早劣的戏剧·····	328
五	风雪茫茫夜·····	337
六	三个说三种语言的人·····	340
七	老爬犁手和他的乘客·····	352
八	寅字号工棚·····	366
第 七 章	·····	370
一	人间事、故乡情·····	370
二	埃斯金的宴会·····	380
三	澡堂子掌柜的如意算盘·····	391
四	动物的恐惧·····	398
五	赵七板子失踪·····	404
第 八 章	·····	415
一	尤果夫给妻子的信·····	415
二	“笆篱子”内外·····	420
三	“沙皇制度与人类的本性势不两立!”·····	432
四	那张脸,是一个号召!·····	439
五	跃马横刀的关帝像·····	450
六	黑龙江上行色壮·····	461
“生命的记录”	·····姚 锦	464

——卷末记



## 第一章

### 一 庙 和 坟

鞑靼海峡在这地球上，好比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如果伟大的黑龙江不是在这儿注入大海的话，很可能没有人注意它。在黑龙江口和海峡之间的三角地带，有一座同样不起眼的、小而荒凉的城镇庙儿街。庙儿街，在我们这部故事开始时的三十年前，还是我国领土上最北边一个小镇，镇上一个哨官的哨所。庙儿街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载入史册的光荣事迹。但是，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不管多么荒凉的地方，只要你注意发掘，你就总可以从历史的积尘中，寻找出它的光荣来。庙儿街也至少有两件事情，是它自己认为值得夸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俄国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叫做契诃夫的，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前一年，也就是一八九〇年，到过庙儿街。当地俄国移民确实认为

这对于庙儿街以及庙儿街的居民，都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一直谈论到现在。第二是，庙儿街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魏泰山。这个魏泰山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也是一位值得夸耀的人物。他是庙儿街最老的居民，来到庙儿街，已经六十年了。

六十年前，黑龙江口左岸三角地带的一片砂砾上，没有几间住房，而且也没有名字。人们只叫它老河口、大河口、河口等等。叫庙儿街，是在这地方盖了一座庙之后。这座庙是魏泰山亲手盖的。那是道光二十年，正是鸦片战争的那一年。那年魏泰山整整三十岁。

要问庙儿街有什么古迹呢，毫无疑问就是这座庙了。其实，这座庙也是不起眼的一座小庙，进门要弯腰，但站在里边却不必低头，因为屋顶是尖的。别看庙的样子不起眼，它比黑龙江两岸村镇里那些庙象样多了。“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庙。”这话有道理。即便三户荒村，也得有一座土地庙。有的地方用几块石片砌起来，有的地方用几块砖搭起来，也算一座庙。由于没有财力，建筑未免粗制滥造。但是信心虔诚，烧香叩头是认真的，连香也买不起的时候，就插上三根草棍儿。魏泰山修的庙尽管不起眼，但是足足花费了魏泰山九个月的时间。你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砌到一人多高，有窗有门，而且魏泰山还一定要起屋脊，尽可能使它象一座庙。这是一座“老爷庙”，也就是关帝庙。庙盖好后，托人从三姓<sup>①</sup>请了一张纸的关公像，贴在木板上。五年之后，才供上木雕的一尊像——就是现在供在庙里的这尊像，已有四十五年历史了。这尊像是魏泰山跑到三姓，从三姓有名的段记木匠铺里请回来的。这尊木雕关帝像，还引起一段佳话，

---

① 三姓，黑龙江省东部的一个地名，现称依兰，在松花江与牡丹江的交汇处。

决定了魏泰山的终身大事。所以魏泰山认为这尊关帝像，确实是关系到自己的一生命运的。关于这一段佳话，我们以后再详细叙述。

除了庙以外，还有一件事情，使庙儿街的土著居民对老人格外尊敬，那就是魏泰山在庙旁开辟了一块坟地。

六十年来，跟魏泰山在庙儿街一块遭罪的人们，相继成为古人了。除去山东家里来人把遗骨运回去，或埋到黑龙江江南岸土地上去以外，都是经魏泰山亲手把死者埋葬在庙旁坟地里的。在坟地四周，魏泰山栽了枫树和杨树，种上花草。每年春天给坟培一次土。每年祭扫三次，清明、七月十五、除夕。每一次上坟，魏泰山一边往坟前浇着烧酒，焚化纸钱，一边说：“哥们，你们放心，只要我活一天，到时候我准送点钱送点酒来。你们放心，我总得想法把你们送回家乡去安葬！我不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做他乡孤鬼！不能把你们扔在叫外国人霸占去了的地方！若是我死以前办不到，那么我死的时候，我叫儿子也把我埋在这儿，给你们作伴。听见了吧……”

老人对神和鬼许下诺言，他决不离开庙和坟，决不离开庙儿街。魏泰山娶妻生子以后，妻子儿女都劝他搬回三姓家里，四十五年来，魏泰山尽管也有几次动摇犹豫，但终究没有改变诺言。而且，庙儿街所有的中国居民，不愿老人离开，怕失去主心骨，老人也不愿离开他们。现在逢年过节或者偶尔回一次三姓家里，老人过不惯也呆不住。前些年，老伴宁氏打算搬到庙儿街去住，可是又一想，自己在三姓土生土长，住了四五十年，惯了，搬到庙儿街去，相隔好几百里路程，一定过不惯，再加上庙儿街满街都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岂不吓死人了？况且，在三姓，娘家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她就近照应，因此下不了决心。加之，魏泰山回

一趟家并不难，由庙儿街上船，顺黑龙江而下松花江，到家门口下船，顶多在拉哈苏换一次船，晚到两三天而已。到冬天可更容易了，拴上狗爬犁，在平滑如镜的江面上奔驰，借着北风的风势，象驾云似的，用魏泰山的话说：打一个盹儿的工夫就到家了。宁氏几番犹豫，十年过去了，年事既长，人也不想动了，搬一次家难道容易么？到三小子十六岁的时候，他娘就叫他去庙儿街照应他爹。三小子叫魏得胜，是魏泰山五十二岁那年生的，今年二十八，跟着他爹捕兽、打鱼、赶爬犁、捞海参，都是好手。

魏泰山是庙儿街的真正主人，连俄国行政官员，尤其那个警察署长都不得不暗中承认并给魏泰山起个绰号，叫“酋长”。

道光十年，也就是一八三〇年，山东大饥。魏泰山跟一个同乡，在威海卫上了一艘小帆船，过海到了当时叫做没沟营的营口，落入海城最大官庄的庄头富顺手里当庄丁。当庄丁比在山东老家当雇工还不如，因为这种官庄，很有一点官气，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庄头稍不如意则打骂随之。有一次，庄头的儿子为了取笑，竟令魏泰山在地下爬着学狗叫。魏泰山忍不住，往那酒色过度的少爷太阳穴上揍了一拳。少爷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魏泰山星夜逃到安东，想过江到新义州投奔老乡——那时有许多山东人逃入高丽境内谋生。在鸭绿江边，魏泰山遇上一伙要到乌苏里江上采东珠的老乡，他就跟他们上了木船。船上有半船皮囊，皮囊里装着烧酒。一个叫段小四的老乡告诉他，只要碰不见缉私营里的旗丁，这半船烧酒运到乌苏里江，就可以发一笔大财。在乌苏里江一带，两斤烧酒可以换一张貂皮，而一张不起眼的黑貂皮，在奉天<sup>①</sup>城里可以卖十两银子。有的时候一斤烧酒

---

<sup>①</sup> 奉天，今沈阳市。



能换十颗东珠。到了北京，貂皮或者东珠能换个官儿当，貂皮越好，换的官儿越大。魏泰山渐渐明白，他参加的是犯法的勾当，无论东珠或貂皮，都得拿命换，可是，比起在海城富顺的官庄里当庄丁的生活来，那还是在鸭绿江或者乌苏里江上冒险较为自由自在！那时的鸭绿江，愈往上游航行，景色愈加壮观。两岸千百年来未经砍伐的原生林，在鸭绿江上空造成一道长达数百里的苍翠穹窿，遮天翳日，简直是一个百怪昼惊的神秘世界。一些有经验的冒险者们——这些对朝廷的封禁政策的坚决破坏者们终于了解到，从水路北进，反而比陆路安全。陆上遍布封堆和卡伦<sup>①</sup>，几乎是无法通行的。魏泰山的第一次冒险，开始还算顺利，由鸭绿江进入图们江，在图们镇舍舟登陆，把木船用最低廉的代价——一百斤大米让给一个高丽人，然后，每人背一皮囊烧酒，奔吉林将军驻地的宁古塔，魏泰山这才明白用皮囊盛酒的道理。途中听说宁古塔对于走私烧酒查缉甚严，一行人遂落荒走双城子；到了双城子，他们听说下江采蚌取珠，并不象在安东听说的那样轻而易举，最好是用烧酒交换。有的赫哲人愿意用一颗苞米粒大的珍珠交换两斤烧酒，也有的要换三斤五斤。当他们深夜往双城子左近沼泽的茂草中去隐藏那些酒囊的时候，正赶上双城子章京指挥的一场搜捕。魏泰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从那一丛丛茂密的獭头草中间逃出旗丁们布下的罗网的。他听见旗丁火枪的噗噗的声响，看见黑夜中火枪口闪射的火光。但是他自己也觉得惊奇地逃了出来。和他同路的是段小四。他们自以为是朝东去会合同伴，天光大亮之后，才发现他们原来跑

---

① 清朝把东北土地作为专供满洲八旗官兵养生之地，禁止内地民人进入东北垦殖；同时对东北某些珍珠、人参特产区实行封禁所设立的关卡。

到乌苏里江边了，恰恰是走了相反的方向。一个打鱼的鄂温克人请他们上船，给他们熬了一大盆鱼汤。言语不通，双方比比划划地打手势。魏泰山在山东老家时听人说，在人烟稠密的城市，往往烹制鸡鸭鱼肉的香味从隔壁墙头上飘过来，而在墙这边的人正在因饥寒而死去。在东三省，四野荒凉，人烟稀少。但一个跑腿子的走四十里路总能遇上一间小马架子或者一间小窝棚，或者两间泥屋，不管主人在不在家，你尽管进去吃饭好了，因为人们出门是不上锁的。假定主人砍柴去了，你自己掀开锅盖就是，锅里总会有几块贴饼子，要不然总有半锅剩下的大楂子干饭；菜多半没有，大葱是一定有的，你尽管吃得一千二净；等你走的时候，把烧火棍平摆在门前，把烧黑的那一头指向你去的方向，这就行了。等到主人回来，他就知道有一个远道来的行人，吃了他的大楂子干饭和大葱。当然，如果你临走时在锅台上放下两吊钱，他也不会追上还你。东北人虽然粗鲁，但是在穷苦人相互扶助中形成了良风美俗。魏泰山跟段小四两人决定奔伯力去投奔段小四的一个叔伯哥哥。到了伯力，听说叔伯哥哥跟几个老乡到老河口那边捞海参去了。就这样，魏泰山、段小四还有几个老乡，就在老河口落下脚来了……披荆斩棘，转瞬二十年。道光三十年秋天，一艘船停在江口，十几个哥萨克跳下船来，蹚着水走上河岸，对居民们持枪威吓。魏泰山这是第一次看见哥萨克。哥萨克们朝着居民乱嚷一通，那样子倒很象是给他们自己壮胆。然后，他们把拴在枪刺上的一面白地蓝十字的旗子，插到哨官衙门的大门上，又慌慌张张地上船去了。当时哨官回宁古塔，或者到伯力去了，哨官衙门只有一个看门人。看门人把那面旗子取下来，看了又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看门人把它撕成两块包脚布。当庙儿街有了一家煎饼铺，还有了一个卖

生鱼和烧酒的小摊子，靠着黑龙江有了一条可以称为街道的街道时，已经到了咸丰十年，也就是一八六〇年了。那年魏泰山整整五十岁。哥萨克又来了。这次跟上次声势不同，大队人马，而且有军乐队，铜号在阳光下闪烁，鼓声响亮。随着哥萨克的队伍而来的，却是大约上千人的脚上戴着铁镣的流刑犯和苦役犯，他们在江心、海峡的山岬上修筑炮台，建筑房屋。第一座石砌的两层楼房完工很快，到下头场雪的时候，已经有人进去办公了。墙壁全是靠加倍的“别列答”<sup>①</sup>烤干的。在这座石砌的两层楼房顶上，悬挂着一面旗子，那上边画了一只两个脑袋的老鹰，在北风中猎猎作响。又过了一些时，俄国移民和商人拥进庙儿街，当时这庙儿街（用俄国人的说法，就是尼古拉也夫斯克）是定为俄国滨海省的省会的。三十年间，这儿出现了以弹子房、酒店和饭馆为主的一条可供不惯于单调和荒凉的内地来客消愁解闷的狭窄的街，还有一座小小的教堂。省长公署、警察署、税务局、要塞司令部等全是两层楼房，这些建筑物排列成一个环状，当中形成了一个不大的广场。这儿是尼古拉也夫斯克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场东侧还有一个埃斯金特产收购处，它是埃斯金父子公司的一个重要机构，举凡人参、鹿茸、熊胆、貂皮以至木耳、黄花菜，无不吸收。埃斯金特产收购处的主任，兼任尼古拉也夫斯克市的副市长……总而言之，庙儿街近三十年的变迁，可谓大矣，但是庙和坟没有变化，庙也不见得残破，因为每年魏泰山总要修补，坟地上树已成荫，坟墓多添了几座。魏泰山精神矍铄，满头银发依然丰厚，粗辫直垂到腰际，白须飘洒在胸前，开怀大笑时声震屋瓦，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哪里象个八十岁

---

① 别列答，烧火墙的炉子。

的老人。

人活到八十，总是不大容易的，所以，老人回家过年时，老伴宁氏和儿女们，一定要老人回三姓过生日。

老人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几月几的生日。他自幼父母双亡，谁记得他的生日？他只确实记得他是嘉庆十六年生日。那么怎么会来个三月初三生日呢？这是那年段小四给他保媒，请算命先生合婚，先生问他八字，他随口说了个“三月三”。那算命的摇摇头，说是这三月三是百花生日，若是女命，准是诰命夫人，凤冠霞帔，荣华富贵；若是男命，那可就糟糕，一生轻贱。虽然是根据假生日算的命，但这一生轻贱，算得一点都不差，魏泰山大为惊奇。成亲之后，他觉得也不必向妻子更正，三月三也就成了魏泰山的真的生日。

这八十生日，是无论如何要回家去过的，哪怕天上下刀子，也得顶块锅盖回去。若不然，老伴一定很难过。行期定在二月二十四。老人想在二月二十七到三姓。儿子魏得胜打听二十三那天有一批狗爬犁到伯力给官家拉货，跟他们一起走，比孤零零一张爬犁稳妥些。老头儿同意提前一天出发。

二月二十三一早，老头儿先到庙里和坟地上去看看。三十年来，老头儿每次出门总要先到庙里和坟地上去看看，哪怕只出去一两天也如此。看完了由岗上下来，爬犁队已经等在那儿。爬犁刚上河道，那风就大起来。老人矗起熊皮大氅的领子，放下貉绒帽子的耳扇。爬犁借着风势走得飞快，那八条狗撒着欢儿，齐声欢吠，表示对这一阵风很感谢，它们可以跑得省力些。

黑龙江冰上的爬犁道，比起两旁盖着积雪的冰面来，显得发黑并且闪着光，向着前方蜿蜒地伸展着，看不见尽头。在高高的河岸上，有两棵落尽叶子的细弱树木，被风吹得伏倒在地，而在

它们仿佛已经被风折断的时候，树木却忽然间挺立起来……魏泰山从爬犁上远远地望见了树的顽强姿势，对于这样的风景，老人不知见过多少次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特别使他感动。他觉得这好比一个人，受尽了摧残，然而把他折断甚至连根拔起，也不很容易，不对，不是不容易，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时，赶爬犁的赵七板子在后边的爬犁上，唱起来了……

## 二 狗 站

赵七板子爱唱。他五十多了，唱起来底气很足，嗓子很好，在他肚子里有无数歌曲，还能见景生情，说唱就唱。赵七板子是奉天西边法库县人，他自己从来也没有讲过为什么跑到庙儿街来；他到庙儿街的时候，还不到三十，今年五十三了。赵七板子又叫赵老七，他生得又高又直又干又瘦，很象一块木板；最初人们以为他至少有六个哥哥，其实他连一个哥哥也没有，至少他自己不承认有过六个哥哥；那么为什么叫“老七”或“七板子”呢，到现在也还无从查考。赵七板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从庙儿街到海参崴，到处有他的熟人。赵七板子有两大嗜好，一个是唱，一个是喝——两个跟口有关系的动作。赵七板子一拿起赶爬犁的鞭子，或者拿起酒盅，就无尽无休，任谁也休想劝他住口。

赵七板子一唱起来，他那八条狗就不吠了。他的狗深知主人的习性，它们不愿意用自己的歌声妨碍主人的歌声，并且一边竖起耳朵，做出一种洗耳恭听的神气，一边加倍起劲地飞奔。

赵七板子忘记了满怀愁闷，先是曼声低唱，然后缓缓地高起来。左一首，右一首，层出不穷。那腔调，真个是悠扬宛转，荡气回肠；忽而哀伤，忽而诙谐，忽而悲壮，忽而温柔，忽而春风骀荡，



忽而秋月流辉；有时是连绵不断的艳情小调，唱得他自己如醉如痴，唱得听的人意荡神驰；有时是慷慨悲歌如古烈士，使听者神往，轩眉怒目而思奋飞，唱得他自己声泪俱下。

魏泰山父子跟赵七板子一块出爬犁，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是只觉得他今天唱得分外动人。

赵七板子的歌声，顺风传送到前边很远的地方。

有一队俄国罪犯，靠着江岸走着。脚上铁镣在冰上发出一片响声。他们一个个满面胡须、一脸泥垢，有的戴着帽子，有的连帽子也没有，有的把一个小包袱挎在肩上，有的用手提着他们

最必需的用品，没有一个人的靴子或者毡疙瘩是完好的，跟他们身上的囚服或者便服一样，破破烂烂。有的人只穿一只鞋子，另一只脚裹上一层层的破布。有的拄着长长的拐杖，跌倒了，别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把他扶起。倒下的人很想就睡在这冰雪的河流上不再起来。有的病人被同伴架着往前一步一步地挪动。有人呻吟，但是没有人讲话。骑马的宪警，走在行列的外边，时而大声呵叱，时而挥动手里的鞭子威吓。

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这是一批原来在伊尔库次克从事苦役的罪犯。其中有流刑犯，也有苦役犯。不久以前，他们被驱赶到离庙儿街不远的索费夫斯克，因为有几个俄国大商人，其中也包括埃斯金父子公司的经理埃斯金，他们想把索费夫斯克与卡斯特里湾用铁路连结起来，各种手续都已办好，却没有劳力。埃斯金与东西伯利亚总督有旧，同意他们利用伊尔库次克的这一批流刑犯与苦役犯。等这批流刑犯千里迢迢被赶到索费夫斯克的时候，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即将兴建，索费夫斯克与卡斯特里湾间的铁路奉命停止施工。这一批流刑犯就被驱往海参崴去，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将从海参崴起修。

罪犯们缓缓地前进，忽然间，听见了身后传来了歌声。有的就向后侧过身去寻找歌声的来源；有的甚至停下脚步。歌声竟然使他们死人似的脸上充满了生气。歌声渐高，爬犁队从罪犯的队伍旁跑过。赵七板子的歌声由诙谐变温柔了，好象为了安慰那不幸的队伍似的。

魏得胜瞥见一个罪犯，朝着爬犁跨出一步，他那满是胡髭的脸上，一下子淌满了眼泪。

对于这些被长年沉重的苦役折磨得气息奄奄的罪犯来说，

在冻冰的黑龙江上听到飞驰而过的狗爬犁上传来中国人的温柔的歌，一定会感动他们许多人，使他们在若干年以后还会回忆起来……

狗爬犁向前疾驰，俄国罪犯的长长的队伍渐渐落在后边，看不见了。

狗爬犁队伍在一处狗站停下来，人和狗都得在这个狗站休息一会儿，打打尖。这处狗站，够得上历史悠久了。四十几年来，魏泰山经常在这儿打尖、住宿。那时候，现在的狗站长刘顺的爹还活着，刘顺才八、九岁。可惜没有人研究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带的运输史，如果有人想做这种研究的话，狗站必定要占重要的篇幅。数百年来，那边的冬季运输，主要工具就是狗爬犁。魏泰山他们打尖的这一处狗站，是黑龙江边最好的狗站了。魏泰山老人常说，现在的狗站比刘顺他爹活着时办得好多了。狗站的“负责人”，是否就叫“狗站长”或者叫“狗站主任”，直到现在即使决心治运输史的人也还尚待查考。在内地，驿站的“负责人”据说叫做“驿丞”，这是官称，虽然可能是级别最低的官儿，但是终究是个官儿，官儿就不简单，是吃国家俸禄的。但对于狗站，似乎还没有一个“狗站丞”的官称。“必也正名乎”，我们暂时称呼刘顺为狗站长罢。但是，好象过往赶狗爬犁的人和行路人，还没有人管刘顺叫“狗站长”。刘顺也从来没有滥用职权刁难行人，该给人家换条狗的不给换，该给人家修修爬犁的不给修，该给人家喝口开水的不给喝，该留人住宿的不许住，如此等等的官气，刘顺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人家也不称呼他“狗站长”，却只是叫一声：“喂！”“伙计！”“掌柜的！”按理刘顺是大清国的官儿，可是归哥萨克管。这也由来已久，打咸丰八年起，刘顺就无



处领钱粮了。最初，刘顺为此跑伯力，跑三姓，甚至跑了一趟宁古塔，见了不少至少比他大得多的官儿，可是对方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刘顺怎么听也听不明白。有的官儿对他说：自从咸丰十年起，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就让给俄国人了，他刘顺若想领钱粮，那就只好去找俄国人领。这刘顺是个老实人，他觉得这不好办，心想：大清国的人怎能向俄国人领钱粮呢！他仇恨哥萨克，他怎么能去找哥萨克领钱粮呢！他亲自经历了咸丰九年三十六屯的那场屠杀。那是由于俄国强令赫哲人缴纳过高的实物税引起的。那年刘顺大概十六岁，他爹就是在那场屠杀中失踪的，连尸首都没有找到，不是死在哥萨克的乱刀之下，就是被驱赶到江里淹死了。

在连续两天的屠杀中，刘顺躲在狗站一间马架子里，没有乱跑。正是因为没有乱跑，反而保住了性命。本来，他也想跑的，但是他实在不知道该往哪儿跑，这才不跑的。这场灾难过去之后，他和他的几条狗“相对如梦寐”。这次意外的幸免于难，使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那就是四个字：“不可乱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三十年过去了，刘顺由一个十六岁少年，变成白发萧萧的老人了。三十年来，他没有离开狗站一步。他从十六岁经管狗站，沉着老练，把个狗站管理得井井有条。他辛辛苦苦，忠于职守，把狗站当做终身事业。但狗站既不能使他升官，也不能使他发财。有人问他，你整天累个贼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回答不出来。

刘顺一点一滴地经营他的狗站。他待那些狗非常之好，为了使它们住得舒服，搭了宽敞的狗窝，把大马哈鱼剥得碎碎的拌饭喂它们。因为过往爬犁和行人一年年多了，他自己伐树、打坯，多搭了几间房，房里盘上火炕。又在狗站周围开了几块地，